皇明續紀三朝法傳全錄

皇明三朝法傳錄卷之三

高汝栻 輯

同郡 顧賓 閱

高爲燁 焯 校

申萬曆十二年

崇王翊鍘奏請改封庶第二子南陽王常準爲世子命該撫按查覈先是世子常淀于萬曆十一年七月病故所生一孫甫及二週于本年亦故請以庶第二子改封世子 上恐朦朧奏請情弊下部行查而巡城御史誠耀奏其承奉高朝等在京打點持賄廣營朝等潛逃命五城兵馬司緝拏重治崇王府積弊相沿已久每

請封贄輒不貲。夠茲改封。吏胥需索。則行賄打點。實繁有徒。而中城兵馬蔣倫乘此邀功。不俟御史檄文。凡部科承行吏役。一槩摸捉。強逼成招。是以禮科萬象春疏常濼雖嘗改封。不宜使員役營幹。乞根究潛藏寄頓之迹。而儀制司郎中趙世卿亦疏禮科失參之罪。彼此參商。 上以不必爭執解之。江西石城瑞昌二王府宗室棋楠等挾支祿糧。鼓煽圍繞南昌府。毆辱南昌道王希元。巡撫馬文煒奏聞。當是爲府十二年常祿八萬四千有零。該于十一年支給本年奉詔蠲免三分。見徵止有五萬八千八百。措置不給。有司亦無可奈何。夠條夏

二季已全支秋季方在議給各宗必欲挾秋冬二季齊給諸司不能徇意棋桁多嬌等糾合鍾陵臨川棋頭多料等旣詈辱知府尋赴分守處講支適遇巡撫一齊擁近噪嚷亂拋磚瓦幾及于身橫行街市暴戾恣睢法紀凌夷可爲寒心

張溥曰南昌王之謀叛歸張士誠而竄桐城而死也谷德王矜金川門之功諷蜀王共爲桓文而至閭戶自焚也漢庶人高煦反于樂安而後死逍遙城也安化王寘鐇以寧夏反仇鉞禽之而伏法京師也寧庶人宸濠發兵徇南康下九江王守仁破之而東南底定也此皆宗室之大變也然不踰時而帖服者以祖宗立法之善也惟立法之善即大變且須刻而弭況區區宗室敢以祿糧鼓噪者哉輕則革祿重則高墻之法誰敢奸

○上以潞王出府成婚已踰一年，分封地方未有欽定，應建府第未見題請，命該部及時舉行以昭盛典。○刑部尚書潘季馴等疏請張居正蒙 旨抄沒，子孫死亡相繼，國法已正，衆憤已平，乃其八旬老母舉目無親，衣食之供給不周，子孫之死亡相繼，乞 聖慈保全餘孽。 上命留田百畝以贍之，懋修等各戍邊。

于慎行曰：華亭之富等于分宜，吳門之富倍于江陵，而彼以之敗，此以之存，豈歲星常在吳耶？夫得地者得人，得人者得天，天亦何時定也。

高汝栻曰：唐德宗既貶竇參，欲籍其家，陸贄諫曰：在法反逆者盡沒其財，贓污止徵所犯。德宗不聽，竟賜參死而籍沒其家。蓋籍沒一法，因禍族其家，然後奴婢貨財皆為官有。若其罪未至族，則家固無恙，從而籍之，不相弔矣。江陵之事，在庭諸臣無引贄語以進

漢時匈奴之長爲單于其妻號爲閼氏唐時突厥之長號爲可汗其妻號曰可敦今之蒙古王正配號哈屯庶妾號比妓哈屯即可敦之轉也音正相

者。邪政一失其可收乎。

○雲南邊臣劉世曾奏報將佐沐昌祚、鄧子隆、劉綎俘斬隴川土蠻岳鳳、芬廪啞等首虜三千一百級、

九月、順義王黃台吉死、子扯力克襲位、初把漢那吉歸俺荅、命主板升、號曰大成台吉、妻曰大成比妓、兵馬雄諸部、癸未年死、三娘子欲令巴子不他失禮妻比妓、而俺達用事之臣恰台吉不肯、陰主扯力克以兵收比妓為妻、三娘子名哈屯、另築城居、朝廷賜名歸化、先是三娘子在俺達時、自練精兵萬人、夷情向背、半係娘子、俺達死、娘子當屬黃酋、黃酋老病、三娘子意嫌之、將別嫁。

似皆若龍耳

督臣鄭洛討曰若三娘子別屬我封貢老酋何用乃令人說娘子曰汝歸王天朝以夫人封女不歸一胡婦耳于是三娘子迫利害乃歸之比黃酋死扯酋當嗣洛又諭扯酋曰娘子三世歸順汝與娘子聚則封不爾聚恐封別有屬也扯酋盡逐諸妾乃入三娘子帳中合婚○吏部左侍郎陸光祖乞罷從之時江東之論大學士許國吏部尚書楊巍光祖言其有氣力以撼大僚汪應蛟劾之故罷○遼東總兵李成梁自以身爲主帥世授伯爵一門父子兩鎮總兵上疏乞休　上准其子李如松山西總兵辭免成梁温旨慰留○慈寧宮災○調兵部

王事董基于外。復左遷御史郭惟賢為大理寺評事。內臣張維者。好文雅。能為詩。嘗在　上左右。　上愛任之。呼為秀才。命掌兵杖局。　嘗幸局觀所造兵器。時玩弄之。維奏言兵凶器。非尊所宜操。　上笑而止。因命內豎勝兵者。咸肄習之。于是有先朝內教場者。蓋楷武廟時事也。　上欣然命立內教場以歲時演習武備。摘選內豎二千餘人。分班操練。如三營操練法。每以五鼓從東安門入。及晨而散。砲聲相聞。閣臣以為言。　上諭不久當罷。臺省亦有言者。而基獨言之剴切。故降之。惟賢上疏申救。遂得左遷。○江西巡撫曹大埜劾臨江知府

內官秀才

開內操

殺心漸變手毅峯先生云暫中丞平日不敢形諭至為成且冤及旨火紙捨如許川其莊罷矣有二百人命可羅登午奏膳者者磨西明人余閣學之邑于而新都許閣陛之門人乙

錢若曆殺死無辜至二百有奇、上怒命撫按逮治時、上已明習治體。加意元元。痛絕酷烈。覽疏大怒疏下趨閣臣從重問擬、及勘上者、以永戍擬、上意少之欲處以極刑、上手批決不待時、閣臣再三執奏若曆所犯不至此、即處以極刑亦宜緩至秋後、方今春和發育望體發育生物之仁。上命中使語閣臣曰、彼殘多許人命都是秋後否。奈何不體生物發育之仁。閣臣無以對、上揭力救始得監候取決之旨、此本朝第一盛德事。閣臣恐開輕殺之端、故再三執奏耳。威恩並用。海內無不仰服。○逮平樂知府周祈、并逮兵備武應陞、守備葉朝

若上沉官兵不可臥民之罪非多邊軍士欲方而起將有紀綱備置之患矣

陽等官下詔獄旋釋之平樂軍兵皆招募烏合之衆驕悍難馴鬬廣東餉厚遂欲散歸無以起爨糴口累月欠糧逼迫無聊遂殺人行刼叛入猺獞事聞 上命逮治以聞救得釋○吏科給事中鄒元標奏言內庭火災延燒慈寧一時煨燼致驚 聖母憂勞 聖躬但天下未有無災之國然能修德則反災為祥不修德則禍患並致而不可解條陳修省六事一曰保 聖躬以寡慾二曰親臣工以召對三曰開言路以虛受四曰論百官以欺熟為戒五曰節財用以難繼為懼六曰拔幽抑以寬罪宗放宮女為仁不報○丁此呂請召逐臣為景隆孫繼

譏詆江陵本心

奉太后同謁山陵

先等追論馮保罪御史范儁亦言奉天道防人欲信詔令定章奏廣儉德專民事惜人才養士氣清武職此呂又論侍讀孫應先年試士以舜亦以命禹命題爲訶附居正有辟受逆萌吏部尚書楊巍駁此呂以瞷咻中人大辟　上怒命謫此呂于外而繼先儁各奪俸半年

朱國楨曰神廟宮中自鑑禹戲啓愚命題以此使居正果有異圖何用如此露狀于人耶。于愼行曰當時士論洶洶以爲居正必有異圖余獨策其不然自古奸雄盜國未有不結人心者居正十年作意大槩行韓申之術與人結怨又謗于進擧愚甲以爲策寵其志量固可知已

○上奉兩宮太后同謁山陵在兩宮輦前乘馬導行不由中道及山頂遙望兩宮幄前　主上立侍臣下

見之心甚不安

于慎行曰兩宮輦出乘輿自當先行即以前導爲名亦不必避道御帳獻茶上可以別幄亦不必侍立宋時明肅太后與仁宗同幸孝慈寺欲乘車先行呂宗道以大死從子之義爭之太后遂命輦後乘輿冬至帝率羣臣朝太后于內殿而范仲淹以爲自宮行家人禮不必與百官同列北面而朝伏范呂二公見今日之禮必有以處之一時公卿侍從倉皇望見不敢冒陳亦是一闕典

○上召輔臣申時行等入感思殿東室命降李植等三級先是植等劾江陵已得歷卿寺矣至是左袒梁子琦力言大峪山非吉 上怒降植爲員外江東之羊可立爲主事而壽宮之議息○刑部擬定懲貪律例上請 上是之命著爲令○漕運總督傅希摯劾知府董用

此二事亦關典制

咸等貪贓、上命刑部定其律例、部以貪官科斂五百兩銀以上者都追贓還官、情重引例發遣、情輕依律問擬、遂下各省直永著為令、

于慎行曰、古時受贓法極重、如唐肅宗上元間或告宰相第五琦受人金三百兩、遣御史按之、遂坐長流、可謂重矣、近世贓吏受財五百以上法方遣戍、其泛指贓數、不可核實者、即至千鉅、不過罷免、又肅宗時宦官受財為人求官、于宰相呂諲、事覺、宦官杖死、諲亦罷免、近時中貴請托宰相、如取如携、縱遇事發、不過革退、未聞杖死、亦未聞連及宰相者、蓋今人情似刻、而實縱、今之法、紀似密、而實疎也、

○禮科都給事中萬象春奏革除之陵廟宜復、　景皇帝之廟號宜尊、事下部議、

高汝拭曰、國家修明典禮、凡前代帝皇、有功德于民者、除歲時廟祭外、間遣官祀于其陵、則　建文帝陵

臨臣民。至四五年，為一代嗣統之正者乎。革除死事諸臣。上登極之初，首發明詔，令得祀于鄉，通又允言官之請。凡諸臣墳墓苗裔，咸蒙修治，通錄。則建文君。安葬所司于原葬處所，並為陵廟，歲時一體，祭祀。仍宜上尊諡，以表追報之隆。復年號，以正若臨之體。若土木之變，國家岌岌，幾不可保，帝奉太后命進登寶位，鎮安人心，克戡禍亂。卒至乘輿反正，追升遐之日，諡號、葬祭，率從貶損。純皇帝時，廷臣建議復其帝號，祭以帝禮，特廟號未加，陵制有儉，終屬缺典。仍宜遵照典制，備加尊諡，仍恭上廟號，陵制此須亟為恢改者也。

○代王昭鉉奏祖母代昭妃周氏病故，蒙給賜祭葬，准命太監一員前來王行祭葬禮。禮部覆之：日正統以前有行之者，至成化二年議定親王妃祭免差內官。止令本府承奉行禮，雖正德嘉靖間一有行，然數十百年來

惟岷府、肅府二三處近年以來所絕無者、查萬曆四年
崇王妃宋氏七年岷王妃王氏八年晉惠王妃郭氏准
恭王妃虞氏止照例奏討祭葬並未及內官部屬亦不
差內官禮貴遵時法貴畫一代府不遵會典妄奏故不
許○中軍都督府帶俸永年伯王禕乞恩賜輿 上從
之先是 上恭謁山陵偉爲居守奏云同事都御史趙
錦肩輿乘騎併行不便 上特恩准與

高汝栻曰國朝之制以侯伯都督皇親駙馬不分老
少俱不許乘轎載在令甲故勳戚大臣濟濟在列雖
耄年白首出入未嘗敢離鞍馬惟定國以陳乞得之
然班首重臣且襲封年久即陳景行爲 仁聖靜皇
太后父李禕爲 慈聖肅皇太后父尊養兩宮推恩
所生特加異數偉舉至戚何得遽比征年駙馬都尉

許從誠具疏請給肩輿。穆皇帝嚴旨責其無敬
慎之意令偉雖微恩遭例甚矣驕溢不日滋也哉

○以禮部尚書王錫爵入文淵閣吏部侍郎王家屏入東閣辦事○原任大學士李春芳卒贈太師謚文定春芳丙寅與徐階同受顧命奉 穆皇登極因贊襄録忠直誅左道下寬大之詔與天下更始至建翊鳳樓取太倉羨金增織歲幣徵牙籍諸珍異物隨奏隨止議建臺易闕帥許虜酋款關乞貢此尤其制禦之大者也○雲南巡撫擒岳鳳等九人獻捷 命午門外受俘戮于西市鳳之擒也原許以不死及入京師政府于射堂鞫芳以花幣曰且有爵賞既而命斬之

于慎行曰。中國制禦夷狄。全在恩信。不信則失恩。失恩則傷體。降而殺之。非示恩也。詐而背之。非示信也。堂堂天朝。不能以兵力取勝。誘降小夷。致而殺之。不但失恩失信。亦損威甚矣。軍中機密。或用權譎。朝中政體。則貴正大。不則非體也。申之衆。其亦未聞蘇定方之言耶。

乙酉萬曆十三年

巡按御史鄧鍊條奏請停止燒造磁器。有　旨停減。然尚有未停減者。次年巡撫陳有年稱燒造繁難。將各難成器皿。如屏風、燭臺、棊盤、花瓶等項。計一千五百六十四副對。費使錢糧雖多。竟無堪用者。于是　上命停止。○東虜炒花把兎兒等犯蒲潘汛河諸堡。右僉都御史顧養謙、總兵李成梁拒却之。○兵科王致祥乞罷內操。

疏留中○南京廣西道御史黃仁榮奏稱在外守令有貪吏之剝削酷吏之鷙悍慢吏之因循巧吏之恣肆五吏爲蠹以故傷和致災重爲民困因請差官專董荒政親詣郡縣採訪或有前吏許其特疏斥逐事下部議部議以特遣不便不若專委撫按督察各省司道中定委一員專董荒政○文書房傳奉　聖旨壽宮工程浩大應用錢糧數未有次第聞嘉靖年間撫按官各進有助工贓罰銀兩工部還查見在錢糧有無足用助工事例是否可行白明說來工科給事陳與郊奏言世廟時嘗以朝門午樓工程令中外獻助第門樓臨政所御勢

不得不朝夕。懸其府虜患方殷故爲一時權變之計。若
壽宮吉典。日月綿長。儘可從容次第。少裁恩賚。動可萬
千。稍假歲時。自饒接濟。疏留中。○工科左給事中陳與郊
奏潞王府第告成請遵 祖制亟命之國。事下部。查得
本朝故事 宣宗朝襄王二十餘歲而之國。 孝宗朝
益王未二十而之國。 世宗朝嘉靖三十九年冬。景王
府造成數年。因內閣之請。傳示擇日之國。今潞王受册
已幾年。居邸又復數年。府第告成者。又復幾閱月。乞擇
日。亟命之國。
四月。京師旱。 上步行祈禱。 詔免天下災傷地方錢

步詣郊壇仍步還宮可謂誠敬之至

浹旬大雨穀應之速

今月教職克考試者無一二矣

禮一年京師久不雨屢禱未應命禮部具躬禱南郊儀註以聞　上謂左右曰朕步行不乘輦百官隨行天象灾旱朕謂黎庶祈禱豈憚途勞乃齋居夙戒擇四月十七昧爽步詣郊壇祭禱如儀　上于幄次諭輔臣曰天時亢旱雖由朕不德亦因天下有司多貪暴為民害干天和自今其慎選毋忽仍步還宮浹旬大雨○廷議各省主試用京朝官二員京省同考試官俱用甲科有司克之教職十存二三禮部上請允行○伯言把都復連結鄧兒台吉萬餘騎入寨殺掠軍民遊擊周思孝逐之虜走遼河河深不能徑渡李成梁追襲之從丁字泊堡

出布陣爲一二字以一字衝鋒以二字繼進令既定旦日去邊一百五十里虜望見兵至卽跳騎挑戰成梁躬率一字陣接鬭火器弓矢齊發撫臣李松趨二字陣鼓行而前虜皆股栗欲奔我兵乘勝疾戰斬首虜八百二十四得名酋扯征孛來十三人戰馬五百四十九匹軍士亡失者六百九十三人○封扯克爲順義王哈屯比妓爲順義夫人○起海瑞爲南京僉都御史旋轉南京吏部侍郎復陞南京右都御史　上厲精圖治于江陵所建置大有更變盡召其擯棄諸臣于要地并及先朝言事者○上雅熟瑞名廷臣亦以其名薦一歲三遷皆

其直節與
顧佐相似

此覺太甚

具于五城
兵馬各有
司于民事
无所關切
每下一令
都人塗傳
移諭自大
僚至丞尉

特簡北然南京爲養望地官號史隱右都雖長御史然于諸御史無所短長取相引爲尊王瑞以御史表百官職刺舉南台亦猶北也約束諸御史又甚嚴且峻南御史無幾人到台即論一人至逆訊械繫有御史爲戲宴者召而責曰爾聞 高皇帝有杖御史法乎命以杖諸御史爭不能得卒杖之其覈華苛細不平皆洞中情弊無不凜凜奉法然太嚴肅竟杖御史人人以爲大厲云

吳穎曰瑞之出撫蘇松也行事愚戇核實出入乘一馬以二杖前呵如在內僉堂之儀令長佐吏下逆庠令皆得錦繡入見此縣故事一時剏見無不駭異至裁華過客夫馬及抑損士夫媚其致怨之由以是吳人大譟吳中大饑瑞勸借富室先召溧陽史太僕使出三成太僕不得已而應之又請華亭捐所有以賑

然不孝憲萬花牛首實妨推展煩紀為公家那顧得私家

鄉里華亭以數千畀之至其家人極衆然有籍記半係假借一日至華亭第請其籍削之僅留數百以供役使自是華亭賓客叢雜無敢借聲勢橫溢世謂海受華亭恩厚以是事之為負義其實有益華亭然于報施之義則左矣

尊養之至更為大孝

六月慈寧宮成　上悅　命擇中秋吉日奉迎　聖母還御新宮○四川松潘疊茂等處大小粟谷等寨番人攻撲城堡殺死職官隨調土漢官軍議行進勦　命四川巡撫徐元泰總兵官李應祥等相機行事○南提學御史房寰疏劾都御史海瑞大奸極詐欺世盜名詆聖自賢損　君辱國疏寢不下進士顧允成諸壽賢彭遵古復奏海瑞為當代偉人萬世瞻仰寰納賄狼藉聞瑞

之風安愧死無地乃強面反噬之何也後寰事敗削奪

奈瑞貪不少借欲發寰陰事寰遂知之乃先奈瑞

瑞懼上疏責寰而留瑞吳人號寰為倭房公擬

為倭房宮賊以志恨號瑞

為海賊以其刻削少恩耳

○朵顏酋董狐狸自款塞下脫帽跪起甚悲言向來犯

邊皆東西二虜同名姓者所為撫臣張佳胤讓蕭之狐

狸叩首稱冤願按實事使得奉撫賞○東虜長昂闖入

喜峰口降罰正佐將吏有差至九月遣其母妻詣撫院

告款

十月刑科王繼曾奏邊臣敘蔭太濫請清華

蓋其言曰觀敘蔭自款賞之後一日濫一日上下相

蒙功實貿亂邊事大壞端在于此一變陋規復萬曆

三年已行之制亦
有望于謀國者。

○御史李楨奏言功臣被逐外議不平特疏理尚書潘季馴之冤初季馴與居正同朝頗以勤勞著績河上祗以居正故奪官故上疏理之不報

逢思白謂楨之疏理直氣壯

高汝栻曰黨與之波連大有覺處如虞瀚為李夢陽而交劉瑾沉陸終身當時無訟言者楨獨理季馴功其猶有之訟陳湯耶不爲時論所與有御史風焉

十二月貴州羅雄苗作亂撫臣舒應龍調土官陸有義兵討平之

丙戌萬曆十四年

考成之法…被綏

六科查參考成以稽查勘合推督未完六科本司[illegible]

務補裨賤化提調官員則重處茲按撫核准務有司有有缺計百姓核過平民以致鍛練文致兵門之敝益亦有見恐縱江陵之失而過矯之耳今日見虜進步不敢動矣況出塞二百里更親自力戰乎

不過四十件。摘參止五件。是完報者多。未完者少。時

上治厲精。政先綜覈。　命撫按事件有未完者。從重處

分。閣臣申時行等請寬罰。不必過求云

識者謂時行之疏行。而事事因循苟且。歲月遠近之征。事之能臣。萬曆之政衰矣。

○進遼東巡撫顧養謙為右副都御史。領事如故。東虜

炒花。把兎花大等。復聚土蠻扽前屯。時糾集十餘萬衆

睥睨遼陽。虜寇間。顧養謙與李成梁分兵為二。一出塞

外。繞虜營後。一當其衝。更召將士黑雲龍等大集鎮邊

堡。出塞二百里。李成梁親自力戰。自辰至未不休。虜不

能支。皆騰山鑽林而遁。成梁遂兵繞出虜後。與養謙兵

請冊立東宮

夾擊之虜大敗殲其大酋斬首千餘級得名酋虎兒把兎等二十四人○輔臣申時行等請冊立東宮　上曰元子嬰弱少俟二三年舉行○命立鄭氏爲　皇貴妃

○西虜內犯言者欲罷款議戰閣臣王錫爵奏言款不可罷戰不可輕當羈縻勿絕而內自爲防塞　上是之

○南京大理寺寺丞傅應楨卒贈大理寺少卿給事姜應麟等累薦楨望隆重不宜久置閒曠乞起卒

楨吉安人與劉臺同師相得甚懽應楨既入臺亦以參江陵成獄先是二人未第時廬州府推官張某夢登天門見二人坐殿上詢旁侍者曰劉臺傅應楨張與劉傅同登辛未春闈乃于榜末識之奇其事又勝人常夢朱衣吏奉四字來應楨之廬曰乾坤正氣後有司樹坊旌表卒符所夢云

聖心久定

二月會試以文淵閣大學士王錫爵吏部侍郎周子義充主試官取袁宗道等三百五十人○降戶科給事中姜應麟極邊雜職吏部驗封司員外沈璟降三級調于外時有冊封鄭貴妃之旨應麟以慎封典重儲二慰人心為言　上曰這冊封非為儲二因其敬奉勤勞特加奇封立儲自有長幼姜應麟窺探上意疑君賣直降極邊雜職次日吏部員外沈璟復奏定大本詳大典以固國脈　上怒命降三級　上諭閣臣曰降處非為冊封惡彼疑朕廢長立幼先揣摩上意耳我朝立儲自有成憲朕豈敢私意以壞公論欲置朕于不善之地耶○禮

部侍郎沈鯉奏言既封鄭氏爲皇貴妃宜並封恭妃王氏、　上曰、待元子冊立、行恭妃王氏元子母也後追贈

孝靖皇太后、

張鶴曰、神宗時貴妃得寵其父兄鄭國太等、日夜謀簒搆成釁鬩妃復請于　上加害太后寥落苦楚幾三十年、太后忿懣失明及成氣鬲左右無一宮侍在側凡日勝。内臣置于外殿請太后出外自取、貴妃令騃心内發、探訪挨膳者何人、既而垂危、思　光宗一面、以與永別、不奉貴妃之命、不敢啓闗遂閉　光廟哭于宮外、至氣絕方請光廟入、已仙逝矣、其髮蓬鬆坐而不卧。無伏后亂。幽苦不可勝言。　光宗登極始追贈　出王昇奏既

徽號、

三月、廷試賜進士唐文獻楊道賓舒宏志等及第出身有差内閣原擬袁宗道第二楊道賓第三而宗道屬大

學士許國讀卷奇楚　士不憚置二甲第一拔進呈最
末卷舒弘志為第三弘志巡撫舒應龍子年少策辭
語多譏刺時政且侵言官之橫者大臣不敢顯置前列
上忽拔之中外驚異稱得人焉
高汝栻曰古來英主好覽文翰如韓非之書傳在秦
廷始皇嘆不得與此人同時陸賈新語奏一篇高祖
稱善漢武帝于司馬相如奏子虛賦不謂其今人至
嘆曰朕不得與此人同時奏大人賦則大說飄飄有
凌雲之氣眼孔何如超卓承平中孝明賢班固賈逵
等文采之比于金玉廣陵一檄天后太息曰有才如
此而不用宰相之過也他如情殤恨空梁于道衡梁
武他慈事于孝標忌則忌矣而未始其生況我
祖英明天縱超漢唐而上者
也其識拔奇異寧顧問哉
李南道御史孫維城俸一年　以其請定儲位救言官潘傳等也

○戶部尚書畢鏘予告回籍時鏘已七十餘引年乞休

上念其老成　詔留之忽入朝步蹟遂許辭去　上

遣中官賜饋牽存問云○庶子趙用賢上理財策一曰

用賦之數二曰混派之弊三曰征稅之則四曰偏重之

派五曰白糧之運六曰兵餉之實○大學士王錫爵奏

陳泰交要務言主與臣交大臣與小臣交當事者與言

事者交斯泰道可期報聞○　皇貴妃鄭氏父鄭承憲

爲其父請卹典援中宮永年伯王禕例禮部疏駁　上

命予墳價五百兩○畿內大饑御史柯挺奏救荒諸便

宜部撫臣覆三近行之

文恪著述尚多

七月各處水旱異常災傷屢見　上出帑金數十萬命官分道賑濟饑民并安撫流移禁戢攘奪○吏部侍郎周子義卒贈禮部尚書謚文恪

子義無錫人平生無尊奕圖書珍奇之好獨嗜古嘗爲祭酒時猶殫力編緝竟夜不寐時已上疏乞骸以履端不得已強起會大官設春餅與宴比歸猶儼然莽蔵事厥明溘然逝矣子炳謨官至禮部左侍郎

○禮部請復　建文年號修　景皇帝實錄定恒嶽舊祀移太廟侑祀親王及功臣于兩廡進世廟諸妃袞金山者配食永陵妥各專官毋兼攝改諸王諸墳所祀文稱謂之未妥者　上報可先是太常寺卿裴應章奏高皇帝當日定壽春諸王及妃與功臣胡大海等侑享

四祖帝后廟後四祖祧而侑享如故夫侑享已非是況功臣何可與母后同堂也宜移之兩廡　肅皇帝定六陵諸妃原窆金山者罷勿祭而祀享各陵殿　肅皇帝廟諸妃祔享莫爲請者宜祔享永陵至是部覆惟建文年號景帝實錄尚有待○削吏部等衙門辦事進士彭遵古顧允成諸壽賢華䑓爲民○降刑部山西司主事孫如法廣東潮陽縣典史如法奏言太子乃天下大本大本未定天下皆爲引領天下恒見　陛下於閣臣之請則以嬰弱不允于科道之請則曰有旨了若以爲早耶　英宗爲太子年二歲　武宗爲太子尚未週歲若

鄖陽兵變

既役營兵

兵役又減

以爲勞耶宮中不過一受册文華不過一受朝其出閣講學及朝賀等儀俱候㢠體充實次第舉行未爲不可又曰恭妃王氏誕育元嗣已及五年是固左右宸居朝夕奉御者也豈毫無敬奉之勞未聞有進封之典貴妃鄭氏何一生子即有皇貴妃之封也奇封之典貴妃能得之于皇子之生之日而恭妃不能得之于五年敬奉之久此天下之人不能無疑也　上怒降邊方雜職○鄖陽兵變先是李材爲巡撫大開講學學徒至鄖陽者率遊武當山役營兵以爲輿擔營兵皆怨副使丁惟寧議減兩月兵糧以供講學之費材又改參將署爲書院

其月豐坆實府節軍此士未免有逃兄有參增以導之乎

鳴雀才氣鉅可取

舊參方解任米萬鍾滌之有忿言以激軍士榜林王所等鼓衆譟亂毁學牌位過軍門材閉門不出海州人王鳴雀以新選守備至謁參將亂兵或坐或臥鳴雀具庭參禮甚肅參將止之鳴雀正色曰上下禮自一定衆悚然起立鳴雀因諭之教以擁參將詣督府謝罪鳴雀亦隨謁李勸啓門納亂兵聽所請李領之兵所請十二事内几不便事定文卷勒取門外燒毁上疏歸罪府道之員亦必經閱過未驗過追改者再仍收城門鎖鑰諸事李懼恐從之鳴雀止材勿留出徇因請委令矢統兵士城外備操以待閲賞部伍既分鳴雀仗劍逐部曉諭諭

以反亂之難、一城之中。雖與天下杭人各有父母妻子。安自爲計。衆皆感泣、已而材所允十二事與丁惟寧議丁懋米之激也。厲詞責米葛春曰各守兵將擁汝爲主帥耶。所請非分。烏得許。米大怒、擁衆喧亂、使兵士訴謀丁匿走破灶中。鳴崔聞之、單騎往喝曰汝眞反耶、誰爲首者當前決死。衆復退。鳴崔因出丁而匿之他署室中夜亂兵圍繞他署、聲言必欲殺丁。鳴崔乃出家丁三十人、擁空輿出城。言丁副使下舡歸襄陽。鳴崔身自前導、賊不敢逼。俺得免。李避走襄樊。事聞、廷議推裴應章往代。應章未至。先爲檄諭、以禍福語甚切、復以好言慰米、

檄至軍中讀之有泣下者亂卒計窮自縛至數前至外
迎乃集衆斬其魁栴林王所等餘無問亂遂定
高汝拭曰軍伍之變已非一朝嘉靖時一見于甘州
再見于大同三見于南京振武營至萬曆後而紀法
愈凌夷矣始猶曰浙兵變出不測茲且報于薊鎮
于粵西鄖陽又見告矣一歲之內後先接踵瀕事報
已著幸不流血公庭耳夫朝廷以名義紀法治天下
若是者尚有名義紀法耶當事者日益辨處養奸則
國紀大削使法則事變竝起下是苟且姑息之習多
驕精明作之政少矣善乎戶科吳之鵬疏曰朝廷無
輕褻之體若使任其積習成風遇變曲處今日擠一
總兵明日罰一參將又明日易一撫臣予奪去留惟
喜怒而悉出其手此所謂腰大于股指大于腹言之
可爲痛心者也知言哉厲階禍萌機則已形履霜堅
冰漸不可長及今不爲之計
滋蔓難圖可不爲亟亟哉
○京師大風霾四晝　上諭閣臣命有司去妨民生之

政以圖消弭天災之實

郭正域曰風之萌也養物成功黃帝風經云調長祥和天之喜風也折地奔騰天之怒風也怒則飛砂揚礫發屋拔樹喜則不搖枝動草順物布風吹則歲美風暴則歲惡故曰風氣者禮樂之根萬物之首也扉物不以風成熟也古稱太平之世五日一風十日一雨風不搖條雨不破塊按尚書洪範曰蒙恒風若禮記月令曰春行秋令則飄風暴怨王春秋繁露曰王者與臣無禮貌不肅敬則木不曲直而多暴風淮南子曰人主誅暴則多飄風六韜曰人主好田獵畢弋則歲多大風五穀不實由此言之災異之發各象過失以類告人上天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自古記之矣

○戶部尚書宋纁奏饑民嘯聚可虞請勑當事臣工綏輯地方勿泥常套不妨再為蠲賑便宜設處務期盜息民安下部院知之時江西巡撫陳有年直隸巡按劉懷

懲貪理冤
已嘉修省
大槩
重修大明
會典

恕等奏饑民糾聚搶亂不但黑夜強刼白晝公行搶去倉米舡麥松江常州等府搶掠不啻二省山東濟南東昌兗州三府亦如之○大學士王家屏丁艱馳驛回籍

丁亥萬曆十五年　上視朝畢召輔臣于皇極殿門暖閣面諭曰朕見各處災傷重大心甚憂憫凡有關于吏弊切于民生的卿等可深思詳議又云民間有冤抑事情撫按官不為申理以致上干天和如今要懲貪墨理冤獄以安民生卿等議該行的來看

二月重修大明會典書成

三月河南光山縣牛產一麟隨斃

上聞諭閣臣取視事下禮部尚書沈鯉疏奏麟已斃矣在禮當祓除不祥何可塵至尊況官司拘縶在所傳送撄累實多又使海內傳聖主有好祥瑞之名非盛德事臣不敢奉詔　上復諭云麒麟鳳凰世所稀有朕欲一見耳鯉報奏如前　上不懌遂命飛騎取進○常熟布衣許士廉以民運白糧至京上書闕下請召募開墾畿輔荒田不報

陳仁錫曰唐張全義之尹河南也喪亂之後居民未滿百乃全義招民墾闢遠近趨之如市在洛四十年遂成富庶矣天下事在人爲耳國家處物力全盛之時而使輦轂之下躬爲茂草歲仰給于千里外竊以爲當國者笑之無策也

○福建道御史潘士藻上修省六事命降三級調邊方用　上曰連年各處災傷雖上之不德所致而設官分職皆有寅亮天工之責近來言時政者偏于一途歸咎于上以賣己直好生無禮其餘貪官污吏欺蔽壞法不行查責奏如打死生員妄殺無辜威激民變奪縣官者此可回天意乎亦上之不德乎這厮故借天意肆言賣奏降爲廣西按察司照磨

後四年召進原官至尚寶司少卿師事羅南城耿黃安李溫陵最後爲鄧文潔所深知與焦弱侯諸名家爲締帶交

○南京天策衛卒以儲藏腐浥鼓噪兵部尚書與文華

法正理直
人心自服
誰敢再譁

杖而戍之事遂定文華召倉儲諸役及卒魁六七人立庭下數諸役曰士卒寄命于食典守不嚴爾無所逃罪叱杖之卒以爲庇已也匍匐謝文華文華更數卒曰彼役誠有罪爾曹柰何不白之官而遽譁在軍令譁者死三尺具在爾自瞯之衆咸股栗哀祈文華曰今姑貸若薄懲乃痛責徙戍他所幷黜其長焉

○以曹同亨爲工部尚書時工役繁興冗衆門進奸商毎鑽求豫支乾沒無筭乃定工部條例藉其甲乙而次第給之積獘盡祛　上命著爲令

七月大學士承詔發臨德兩倉粟數千萬石聽以常直于

民風雨所過地皆赤齊魯燕趙兩河間饑饉甚　上念之故有是詔民全活無筭

八月虜騎入犯關入城堡巡撫顧養謙奏言海西屬夷乃開原藩蔽仰逞二奴乃海西仇敵令相侵凌宜勅以杜後患詔可之○河南開封封丘偃師等處及直隷東明長垣地方河流衝決輔臣議差風力老成給事中一員前去踏看稽察催督興工　上允行先是河嘗北決張秋金龍口等處　命大臣往治夫役錢糧動以數十萬計然後成功嘉靖以來河之衝決多在徐沛以南自朱衡開南陽新河潘季馴塞崔鎮築高堰以後河道安

流。第下流既通。則。上。流。爲。害。河南一帶地方修防疏虞。堤岸單薄者。間亦有之。失今不治、明年河水再至。勢將非徒先年設有河道都御史、河漕經行之處、皆屬統轄。近裁此官。分屬各巡撫管理責任既分。事權不一。黃河衝決。多在河南地方。而餘流所及。又在直隸。若衡安平曹濮。又在山東、雖畫地修築。彼此不相照應必致悞事。故輔臣有是議云、○梟斬回夷、馬毛等犯之初陝西延慶間、有夷人編入版籍、名曰回夷是時饑荒、回夷五六百人、據高山爲壘流刼州縣、里無賴者附之、都御史李汶督兵行勦、夷走耀州、與饑民合、參將高飾逐之、殊死

綱開一面 聖恩洪 矣

戰賊走韓城通判杜存大破之諸軍邇之于同官斬獲三十餘汝復會三邊總督郜光先并勦 上詔毋得姑息其願爲民者聽立保甲法嚴勸懲之

九月伯言把都集衆入塞攻鎮夷堡我軍禦之三晝夜不解甲虜大敗去伯言把都慟哭曰阿父慾終不可報矣○套虜卜失兎助火落赤寇邊其母大虎罕追止之不從越黑山而西我兵逐之斬首九十級復擁衆從永昌闌入總兵張臣惡其反覆率衆力戰射之幾死生獲卜酋愛女斬首八十餘級卜酋乃逃雪山同宰僧匿跡西海托宰僧乞恩歩母大虎罕亦如之明年虜王撦掛

卜酋還巢○那林猛骨二酋引西虜恍惚太等萬騎攻

把大寨我兵往援解圍

王台孽子康古陸向奔逞加奴者來虎兒罕歿所來歸妻其父妾温姐爲歹商海西業與兄子猛骨孛羅歹商嗣立至是以仇虎兒罕故甘心歹商爲北關內應因約歹商叛夷阿台卜花反攻歹商獨其夯酋而猛骨孛羅以舟温姐故亦助康古陸奸欺歹商妻協謀誘殺開原兵備副使王緘檄恭將李宗召會游擊青應奎勒兵執温姐康古陸巳念戮温姐則猛酋携釋之止囚康古陸需命而猛骨孛羅竟爲北關誘脅從那酋夾攻歹商因川焚其巢往十八寨并劫温姐去繼撫順奇養謙陰以降夷一人爲間引兵出擣二酋壘壘而陣稍堅不下養謙督兵殊死戰拔其二柵斬首五百餘酋窮蹙請降遂釋之

○造遣東開原兵備副使王緘下鎭撫訊問先是二奴伐凌海西顧養謙力主勦已得相機行事之旨矣兵

備王緘與同其間養謙參之宜降調而　旨下李開料
臣彭國光為緘不平卒以失事推諉參論養謙　上欲
置養謙于理閣臣持不可已而下緘獄勘問稱先年開
原地方貪功生事多殺無辜等事　上怒曰逮兵備任
天祚質對關稱海西諸夷順即當撫叛即當剿其理明
甚緘亦知奴之不當撫矣又不敢言剿其言似持兩端
所以致撫臣之參也若欲自脫其主撫之失而追咎其
行剿之非則不可況緘自以一云不與調遣則天祚亦
兵備耳以血戰之功為妄則邊將寒心解體　上意釋
緘得附任云○閣臣請　上勅御經筵以熙聖學　上

褒答是年　上止開講一次未曾再御日講故有是請
○降四川道御史高維崧三級工部尚書何起鳴陞去
上着吏科問十三道灼見何人堪用即推舉來說不
許推諉崧以凡大臣員缺惟大臣得以奉　旨會推今
不敢以台臣而侵大臣之柄　上以為推諉支吾故降
之

高汝栻曰朝中推補各員缺有立推坐推走推如推內閣吏部兵部總督總兵副總兵五府九卿六科十三道松棚下九卿西向五府東向六科分而左十三道分而右皆北向故謂立推如各部尚書侍郎卿佐支待房內坐推如腹裏巡撫常朝畢行過御橋吏部請戶部同議邊方巡撫吏部請兵部同議謂之走推巡撫出行時腹裏邊上戶兵二部分主錢此定例今使御史推舉是以小臣而侵大臣之權矣縱維崧之

推下波擘
事上不能
強之民民
亦不能私
厚于我一

不敢
與、

○降吏科給事鄒元標爲刑部照磨○降吏部員外顧憲成爲桂陽州州判官以其救鄒元標也○南京右都御史海瑞卒于官詔贈太子少保謚忠介遣行人護喪歸葬、

瑞頎然而長方頤豐下耳雙垂容藹可掬性剛直守清廉執法持公卒之日都御史王用汲入視葛幃敝衣有寒士不堪者醵其俸餘十餘金爲斂小民下淚罷市白衣冠送之百里不絕其撫吳德惠世以方周文襄云。

戊子萬曆十六年火落赤等擁衆犯洮岷副總兵李聯芳禦之全師覆沒是時虜盤居于中鎮撫脇絕于外羽

徼不通西鎮危如孤注南京刑科給事徐栢奏言甘肅孤懸絕塞最稱積弱自俺達假道西收卜兔台吉部落牧于西陲已懷窺伺非一日矣今扯酋復踵故智與三娘子移帳而南以迎佛爲名恍兎刺愚我實則爲盤據謀不及今一大創之將來月侵月削其患有不止于是者是可不爲寒心哉疏留中○上御經筵畢覽貞觀政要曰唐太宗多有懸德唐臣魏徵大節有虧　命以後講禮記停止貞觀政要閣臣申時行等因請進講通鑑節要大學衍義二書報可○起右都御史潘季馴總督河道河決傷師侵淫諸郡遣科臣勘視督責諸撫臣釐

[illegible]季馴以刑部尚

曹蹈言官所持擊竟以非語激上怒黜歿

地經理然莫能統一台省交章言季馴故習河數任事有功以讒去非其罪可棄而使也乃以右都御史總理往至任按與將所畫章程次第修舉視灝河諸堤把牀治者增培補葺當水衝者㓗格堤以限之專建鎮口古洪內華三石閘築泗州祖陵石隄塞草家口決經營拮据不遑餘力工成詔復原官加太子少保工部尚書賜白金文綺優寵之○兵部尚書王崇古卒贈太保謚襄毅崇古歷事三朝先後官階十有九轉以刑名者十二以兵事著者十八而萊偹達功最著初虜雲集塞下日致朝命而文吏之與方且踟躕顧望首鼠兩端把漢

叩關或疑其詐以爲老酋寔使之及歸把漢又慮如維州事阻後來內附之心至虜請市又稱引嘉靖中擁兵挾軍吏朝登壟而暮寒盟如漢金繒宋歲幣徒以辱國搖動衆心莫能堅決而崇古定紛持重冠帶名王屹然以身任之不惜關天下之口此其績蓋亦偉矣崇古山西人○武靖伯李煒卒其子文全請贈國公部議世廟釐正國戚封典無贈公者 聖母孝思無已議贈太傅文全又求襲侯部議煒既封伯而子襲侯授之國典非制酌之人情非體始今襲伯爵一輩從之○上召輔臣申時行等示以御史董子行疏謂撫鎮官宜親巡歷巡撫宜

進　太祖
御批勅諭
及詩文
取累朝實
訓實錄

以累朝與
慎重之法

久任邊方司道官優異沿邊佐貳官愼選用破格遷
除輔臣且拔且奏　上從之○閣臣恭進　太祖高皇
帝御批勅諭及詩文凡七十六道裝潢以進因請法
聖祖宏綱細目無不周詳大廷深宮無時暇逸　上喜
睿覽○　上命查取　累朝實訓實錄稿凡纂修　實
訓實錄已完正本于　皇極殿恭進送　皇史宬尊藏
副本留內閣其原稿閣臣會同防禮監及纂修各官于
西城隙地內焚燬蓋崇重秘書恐防泄漏也今奉　古
查取無憑呈進聞嘉靖年間曾將　累朝實訓實錄重
錄一遍見藏奉　皇史宬其原先舊本則隆慶年曾閣

…備一夜
入抄具見
出祕盛心

偽本式樣
開謝簡帙
係多今昔
歛者

黃梅賊

徐希明能
以地方緩
偷

莊皇帝寶一取視收藏道心閣後又進入皇史宬閣
臣疏後　上命開皇史宬查檢並無想世宗請去西城
萬壽宮被災燬耳閣臣查　太祖起及　累朝訓錄所
存者改從書冊謄寫裝潢以呈便于觀覽且省費云○
黃梅賊首梅堂劉汝國作亂汝國故蘄陽門子隨大盜
梅堂詹三漢白晝搶掠蘄州知州徐希明慮左右皆盜
黨致居民能幹者曰潘寀托以擒盜設計與吏目蕭芬
于宿松縣右車嶺擒堂父子并獲劉汝國之妻具知各
盜蹤跡次年正月汝國等自稱順天安民王橫行白晝
張益入縣沿燒亭前驛往來長溪山二郎河等處又往

賊焚營而
逃獲陳東
身中三箭
論何面色
卯生

王樹觀殺人劫掠開倉放糧其黨近三百人都司周洪謨進兵至麻尖戰敗州判陳黄死之于是湖廣軍門約操江都御史合兵討之分路並進汝國據柴家山移文州縣吳淞把總王勇勳深入爲賊所敗而太湖縣鄉兵張維忠督衆復前生擒汝國及其黨余孟新黃梅賊平○四月歲大旱 上禱郊壇時欲分遣大臣禱于名山大川禮部尚書沈鯉奏言民已困矣而益以乘傳之使是重困也不如 上齋三日以告文授太常之屬致之 上允從○敘覈雲南有功官員先是雲巡按蘇瓚核滇西事奏言緬寇猖獗已久近擒岳鳳父子邊境始安

覈有功

此項功次原係蠻莫思順諸酋功劉天倖既冒其績李材又妄報其勲陳嚴之附會飾虛宋儒陳克侯扶同結劾書奏詔逮李材等撫臣劉世曾亦上書自劾 上降世曾爲庶人材與遊擊劉天倖俱以詐冒坐棄市○建南夷斜五咱大咱及黑骨諸夷稱亂按察司上川道武尚耕討平之耕擒五咱于昌州追大咱于阿六出箐斬殺焉建南平○江南大旱詔特蠲歲賦之半出帑金數十萬給賑○刑科右給事吳之佳疏言南北洊災穀價騰湧宜令有司積穀斂散如常平法聽民立社倉以廣儲蓄 上是之○遣京朝官各邊一人閱視邊備款貢

平建南

蠲賑

閱視邊備

鄉遣京朝 亦徙其文

中工二相 閣大爺公 子卻非其 典試舉有 亦其分內 接以由于 其所私東 指日耳

日久三歲則遣京朝臣閱視之廷議恐其援民請屬之按臣而科臣以按臣與巡臣御即有功如山莫肯先發徙具文耳仍遣京朝官往 上是之故特遣京官往各省一人○禮部郎中高桂劾右春坊黃洪憲主試順天所取解元王衡與李鴻為有關節詔查核覆試

京兆試卷呈送禮部尚書朱賡命郎更檢閱儀制司郎中于孔兼因摘其二卷以呈一王衡錫爵之子一李鴻申時行婿也或有勸賡者曰公當即奏不奏郎愼密此府猶豫久之密以白二相因發其事孔兼復封送禮科令其參劾禮科苗朝陽時行門下也亦竟不參孔兼見形迹已露不可中止因屬郎中高桂桂抗直人遂上疏劾黃洪憲王衡與李鴻而并及鄭國望潘之惺屠大壯茅一桂任家相李鼎凡八人

○貴州宣慰司楊應龍進獻大木給有欽賞安國亨聞

況土司而敢玩夫天朝陵視紀綱已爲可恃況國其言併逌巡撫重失朝廷之体漸生違人之志矣

之亦具本願採大木、上一體傳諭給賞、及貴州三運木起解各隨而進驗無安酋大木故巡撫貴州郭廷梧劾之半年後酋反上疏云大木起解在途巡撫委齎何貴恃強凌奪搶木先運、上怒欲逮巡撫閣臣申時行申救曰土官乃敢叅巡撫是輕朝廷也可行其言以驕其志乎乃止

李廉會

十一月賊酋撒假與中鎮夷白祿連結爲黨殺死指揮李獻中我師三道分兵乘墟搗巢破賊斬撒假白祿拔營十九效首功三百復侵地四百五十里兵威大振賊酋者黑骨種名撒假也連夷白祿爲亂副使武尚耕進

乘現雪夜進兵破賊附卻元濟之擒非歟

兵官麥河賊迎戰我兵以天全酋陽上司兵擊之而潛師亂上流繞出賊後賊爲潰斬白祿子阿則等送冷溪河獲渠魁阿攞賊退據馬蝗山我兵進奪其積儲以餉我軍賊復據大鷹崖阻殺馬溪固守欲老我師時方大雪度我兵不能進稍解我師冒雪進兵過險卽蟻附而登大鳴鼓角賊驚駭失盾鋒纔交斬數大酋餘潰去遂進破之○上遣內臣禱祠五臺山還奏言紫荊關外廣昌靈邑可定礦砂作銀冶奸民張守清擅其利一日

上視朝畢召閣臣于皇極殿議事語次及之閣臣請勅該部行撫按官查問禁戢　上是之　命逮守清伏法

閘水高低以多少準

曲盡其狀

閘。

洞○聖駕幸石景山臨觀渾河。上召輔臣申時行等前至橋次示以水勢洶湧因言黃河每有衝決經理須在得人既而輔臣以河道利害疏奏上嘉悅

桑渾河水來自西北即古桑乾河出盧橋至天津直流入海當其泥漲亦有衝決然不關運道不近城郭猶未為深患若黃河發源崑崙流入中國至積石龍門止數千里經陝西河南則涇渭伊落諸水皆入其中又經徐州等處與淮水相合歸入海當其壅閉則數丈之渠遂成平地及至潰決則數里之隄一瞬洪流滔激洶湧比之渾河不啻數百先朝時決時塞皆命重臣經理今之治河者爲淮泗祖陵則防其西侵爲漕粮運道則防其北徙爲淮揚數郡生靈則防其南決其責任甚艱 聖諭得人之論其于治河要務可謂一言蔽之矣。

太倉還詔揭救具見休休有容

十二月御史馬象乾劾奏太監張鯨兇惡并指閣臣王錫爵阿從失職 上怒下鎮撫司訊問而王錫爵封還
部旨具揭救之僅奪俸一年既而給事李沂復論鯨惡倍于馮保 上下沂于鎮撫司杖六十削藉為民○原任閣臣王家屏服闋 上命遣官敦趣入閣辦事仍以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甘肅石灰溝等處天鼓鳴空中有成犬形者羣吠有聲○大將軍李成梁從威遠堡出塞卜寨棄其師入那林孛羅壁因縱兵直擣城下發大砲擊堅城盡裂中輙洞貫二酋跼促乞哀開原

成遜令歹商以收事

兵備成遜并釋康古陸以存歹商遜十寨那林孛之諸

原酋以祖母事溫妲古陸死時感固家不殺恩爲溫妲猛骨孛羅無負天朝貴酋亦非刑殺者

緣山原非江陵子之匹必以父之故而幷棄之謬矣

酋並服皆何康古陸、溫妲、相繼死、遂令北關之卜寨、那林、南關之猛骨、歹商面相結釋憾、並請貢、歹商遂與態州奴兒哈赤婚、

巳丑萬曆十七年、詔禮部查核關節舉人、時禮部尚書朱賡稱病不出、以左侍郎于愼行仝掌院、與 副院詹同覆試試畢分二等、不定去取照甲子例也、以七人爲平通、一人爲亦通、舊規亦通者黜、適二相周親屠大壯也、掌院見屠在黜列懼、無以復三相、與諸臺省爭楨、不能出身、于愼行諷剩其間、具疏曰、覆試既經多官會閱、無甚相懸、可知當日科場未必有弊、疏奏、 上准冒

衡等會試降郎中高桂爲甘泉知縣、刑部主事饒伸、又以朋奸疏救准、 上怒下之獄旋削藉爲民、

時科部爲呂張王攻擊二相院中吳磨臺諫黃苗皆左袒之爲公論所抵脫旗行委由其間猶有相啗者因想牛李之黨起于對策成于覆試蓋宗閔對策譏切吉甫爲德裕所恨又與元稹爭進有郤及楊汝士錢徽知貢舉不受段李之屬爲其所嗛而宗閔之壻及第故德裕文昌等皆以科場攻擊王司宗閔謫焉于是各分朋黨更相傾軋垂四十年株捂所發惟借科場以相傾古今事體大略不遠如此

西虜侵掠洮河、廷論宜令九邊 欸決戰以蕭大享爲兵部侍郎、總督宜大、并力西討○○○○○

奸民以開礦興利爲言、下撫按官勘覈、適王田豐潤民復以請、部未報、 上遣文書官問閣臣、開礦事節、經諸人題請、該部如何不

覆閉匠極言開礦之害。上是之議遂寢。

二月會試以大學士李、部尚書許國吏部左侍郎掌詹事府事王弘誨充主試官取陶望齡等三百五十人。

內承運庫太監孫順奏急缺金兩珍珠寶石。上命戶部買辦進用以潞王之國取用金寶戶部尚書宋纁言庫藏萬分匱乏請停減買辦蓋買辦必須召商召商必須厚估取給于太倉銀庫今外庫實在之數僅一千五百有奇已盡數奏解遼東今所買價計用銀三十二萬於何取給乞悉行停減不報

三月廷試賜進士焦竑吳道南陶望齡等及第出身有

差○遣潞王之國時道通州守者供帳未備瓘瑺大譴訴于巡按順天徐申定加彈劾申曰瑺勢如虎奈何又彈長史以助其虐乎姑解之戒前途治具以待凡入日而王出境所部晏如

四月輔臣請 上御經筵時召對報聞

上自二月以來僅一出郊送潞王再出行太廟時享礼其餘常朝日期盡行傳免經筵日講久已不開諸疏留中經時不發冊建吉音無明示而深居高拱之漸自此始矣

○上祀山陵閱吉壤每登陟命中使扶掖而行有頃傳旨體倦且息一日輔臣等請暫憩半日以午刻就道宿鞏華行宮不報翌日幸東山口抵暮方還輔臣等奏

山氣更寒陰氣易襲末引伯益戒舜晏子戒景公語
上曰是誠愛朕詰朝回鑾○江南大旱以吏科都給事
經理荒政
楊文舉經理荒政○黃河初漲隄岸潰于徐泗工科請
旨申飭河道等衙門用心隄防
五月總督宣大蕭大亨疏言今國家禦虜當以撫順勦
逆爲長策卽西虜內訌聲其罪而勦之可耳虜王無他
老成之見
愛國之言
追稱無窮
端而并絕之犢挑邊釁委邊氓于鋒鏑令軍興耗糜無
已時非勝筭也疏上會　上召問閣臣對如大亨言
詔允行遂趣虜王東歸逐西虜遠遁兩川空無虜帳而
洮河謐如○陝西提學副使許孚遠薦江西舉人鄧元

錫劉文卿于朝下璽書徵聘○以于愼行爲禮部尚書進士薛敷教劾都御史吳時來不國家設立都御史及十三道御史御史出差回道俱聽都御史考察堂屬之分已定矣北京御史但有章疏本日卽送堂官揭帖南京御史有疏發行三日後送堂官揭帖此相沿舊規時南道王藩臣不送揭帖于耿定向定向因而論之科臣以爲阻塞言路時來因而申明堂屬體統至是敷教論其黨護定向視僚友爲重視朝廷爲輕且曰二三輔臣陽托飲醇之名陰畜登壟之實貌處脣之和氣而掩其爭齒貞觀之忮謀而諱其斷平津曲學金陵險詖上以新

進小臣令回稱

高汝拭曰昔元載爲相請百官論事先白長官宰相定其可否然後奏聞甚以御史有所論列先白長官宰相則言責杜矣以職在言責者事無所不當論也郎吏職在官守所守之官郎長官之職有所建白當咨長官長官不行然後爲之上故臺諫不白長官謂之盡職郎吏不白長官謂之越職諫臣御史也不送揭于堂或于舊規少忝而于言責豈可厚非哉

萬壽聖節 上御殿受賀○四川播州宣慰司使楊應龍反國初楊鏗內附改播州宣慰使司隷四川介川湖貴竹間六長官司統七姓世爲目把嘉靖間楊相寵庶子煦欲奪嫡嫡妻張與子烈擁兵逐相走水西客死烈即應龍父也應龍生而雄猜尤阻兵嗜殺隆慶六年襲

是時應龍止殺妾耳未有併黜國家實悔何擅而請大征也

職以從征剌麻諸番等賜金幣萬曆乙酉進大木六十本助工　上特給大紅飛魚服加職級自是漸驕蹇輕漢法娶小妻田雌鳳疑嫡妻張奸淫出之已欽田氏是所乘醉封刃取張并母因磨其首于是妻叔張時照與所部何恩宋世臣等上飛文告龍反巡撫貴州葉夢熊疏請大征而蜀撫王撫朝議乃行兩省會勘應龍願附蜀不赴辭○建州夷酋奴兒哈赤以姻叚商先入貢且以斬叛夷克五十乞陞賞　上命陞爲都督同知王杲不道殘我彊吏李成梁因他失以爲鄉導遂梟王杲於槀街他失者叫場之子杲之孫婿也因以杲之餘地畀

哈赤強盛之始

還禍逆戾

涓涓不息遂成江河豈是之謂耶

他失使爲建州衛左衛指揮後時闌入塞輒有寇掠成梁乘其醉而殲之此時建州殘破海西横毛憐助海西爲虐而速不駭跳梁于西成梁勢不能東西奔命遂復建州以殺海西毛憐之勢他失之子四人惟奴兒哈赤速兒哈赤在耳奴與速同爲俘虜給事于成梁家奴乃佯謹其身以自媚于成梁成梁忽其易復以他失殘衆畀之且加爲龍虎將軍亦謂柔可馴鷙可制卵而翼之庶幾遏毛憐海西方張之寇耳豈其包藏禍心十年生聚十年教訓騁其詭譎混同諸部自此坐大矣○哈赤旣脅崇膴卽與歹商爭張海因約婚罷兵後盡食張海

色失諸酋漸稱雄長

十二月大理寺評事雒于仁進酒色財氣四箴。

其四箴曰酒爲麴糵斯斯不謹心志內情識儀外姣神禹疏狄發詔典陸晉師銜杯糟丘咸風進藥陛下曝暱勿崇溺荒飲彼妖冶食近在側啓寵納侮爭妍悞國成湯不邇享有遐壽漢成寵嬖享年不久進藥陛下內嬖勿厚色箴競彼鏐鏐錙銖不剩公帑稱藏私家塡塞武散鹿臺八百歸心隋煬剩利天命難諶進藥陛下貨賄勿侵財箴逞彼忿怒恣此任情法尚操切政尸公平大舜溫恭和以致祥恭之暴戾覃慭孔彰進藥陛下舊怨勿藏氣箴○高汝栻曰孔子云事君欲諫不欲陳諫者正君之失陳者揚君之過覽此疏言雖切直近于陳矣昔曹操欲立植幾至問賈詡詡默然操問故詡曰屬有所思操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爾操遂不易儲方慶爲相子在眉州武后曰君在相位何子之遠對曰廬陵陛下愛子今尚在遠臣子庸敢近因知隱箴默諫之勝于顯諫明諍彼教君有其心而以術濟之此諷諫之功大也